金史/卷8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十三 ◄

金史
卷八十四　列傳第二十二

► 卷八十五

杲本名撒離喝 耨碗溫敦思忠子:謙，侄:兀帶 昂 高楨 白彥敬 張景仁

列傳第二十二 ○杲本名撒離喝 耨碗溫敦思忠子:謙，侄:兀帶 昂 高楨 白彥敬 張景仁

杲

杲，本名撒離喝，安帝六代孫，泰州婆盧火之族，胡魯補山之子。雄偉有才略，太祖愛之，常在軍中。及婆盧火為泰州都統，宗族皆隨遷泰州。撒離喝嘗為世祖養子，獨得不遷，仍居安出虎水。

宗翰、宗望已再克汴，執宋二主北還。宗望分遣諸將定河北。左都監閻母攻下河間。雄州李成棄城走，撒離喝邀擊，大破之，雄州遂降。睿宗經略山東，留撒離喝於河上，而真定境內有賊眾，自稱元帥秦王。撒離喝擊破其眾，執而戮之。從平陝西，撒離喝徇地自渭以西，降德順軍，又降涇原路鎮戎軍，進平熙河，降甘泉等三堡，遂取保川城，明年，同奔睹討平河外，降甯洮、安隴二寨，並降下河及樂州。至西寧，盡降其都護官屬，於是木波族長等皆迎降。攻慶陽，敗其拒者，遂降其城。慕洧以環州來降，得城寨十三，步騎一萬。於是，宗弼軍敗于和尚原，上褒美撒離喝而戒勵宗弼。

睿宗已定陝西，留兵屯沖要，使撒離喝總之。居無何，請收劍外十三州。與宋王彥之軍七千人遇于沙會灤，敗之，遂克金州。連破吳玠諸軍于饒峰關，遂取真符縣，取洋

州入興元府。敗吳玠兵於固鎮，擒其兩將。撒葛柷等破宋兵，盡下諸砦及仙人關。天會十四年，為元帥右監軍。

天眷三年，宗弼複取河南。撒離喝自河中出陝西。既至鳳翔，擊走宋軍。是時，宋軍在京兆西者甚眾。諸將以暑雨，欲駐軍。且聞宋兵九萬會於涇州，都元帥遣河南步卒來會軍。撒離喝留諸將屯環慶，獨以輕騎取涇州。六月，敗宋兵於涇州。宋兵走渭州，拔離速追擊，大敗之。未幾，為右副元帥。皇統三年，封應國公，錫賚甚厚。熙宗出獵，賜具裝馬二，命射於圍中。加開府儀同三司。將還軍，命宰臣餞之。

海陵升蒲州為河中府，撒離喝為河中尹，左副元帥如故。自陝西入朝，因從容言曰：「唐建成不道，太宗以義除之，即位之後，力行善政，後世稱賢。陛下以前主失德，大義廢絕，力行善政，則如唐太宗矣。」海陵聞其言，色變，撒離喝亦悔其言。既而進封國王，從行官吏皆官賞之。海陵念撒離喝久握兵在外，頗得士心，忌之，以為行台左丞相兼左副元帥。又恐不奉命，陽尊以殊禮，使系屬籍，以玉帶璽書賜之。撒離喝至汴，詔諭行台右丞相、右副元帥撻不野無使撒離喝預軍事。撒離喝不知，每事輒爭之。撻不野詭曰：「太師梁王以陝西事屬公，以河南事屬撻不野，今未嘗別奉詔命。陝西之事，撻不野固不敢干涉。」撻不野久在河南，將帥畏而附之。撒離喝始至勢孤，爭之不得，白於朝。大臣知上旨，報曰：「如梁王教。」及詔使至汴，諭旨於撻不野。使還，撻不野獨有附奏，撒離喝不得與聞，人皆知海陵使撻不野圖之矣。

會海陵欲除遼王斜也子孫及平章政事宗義等，元帥府令史遙設希海陵旨，誣撒離喝父子謀反，並平章宗義、尚書謀裏野等。遙設學撒離喝手署及印文，詐為契丹小字家書與其子宗安，從左都監奔睹上變。封題作已經開拆者，書紙隱約有白字，作曾經水浸，致字畫分明者，稱御史大夫宗安于宮門外遺下此書，遙設拾得之。其書略曰：「撻不野自來於我不好，凡事常有堤防，應是知得上意。移剌補丞相于我不好，若遲緩分毫，猜疑必落他手也。」又曰：「阿渾每見此書，約定月日，教掃胡令史卻寫白字書來。」有司鞫問，宗安不服曰：「使真有此書，我剖肌肉藏之，猶恐漏泄，安得于朝門下遺之？」有司掠笞楚毒，宗安神色不變。乃置掃胡爐炭上，掃胡不能堪，自誣服。宗安謂掃胡曰：「爾苦矣。」宗義被掠笞，不能當，亦自誣服，曰：「我輩知不免矣，不早決，徒自苦。」宗安曰：「今雖無以自明，九泉之下當有冤對，吾終不能引屈。」竟不服而死。使廝魯渾殺撒離喝於汴，族其家，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。

有折哥者，能契丹小字，舊嘗從撒離喝。特末者，陝西舊將，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

赴闕。兩人者皆族誅。撒離喝親屬坐是死者二十余人。魯王斡者孫耶魯候撒離喝於汴，廝魯渾執之，耶魯曰：「願付有司，若法當同坐，雖死不恨。」廝魯渾亦殺之。其家訟於朝，海陵不問，但賜錢二百萬。

奔睹遷元帥左監軍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遙設為同知博州事，賜錢三百萬，謂之曰：「爾無自比老人。老人親告朕，爾以告有司，設有撒離喝黨人在其間，敗吾事矣。」老人指蕭玉也。蕭玉名老人，故雲然。遙設在博州數歲，後與蕭裕謀反，伏誅。

大定初，詔複撒離喝官爵。三年，追封金源郡王，謚莊襄，以郡王品秩官為營葬。十七年，配享太宗廟廷。

耨碗溫敦思忠

耨碗溫敦思忠，本名乙剌補，阿補斯水人。太祖伐遼，是時未有文字，凡軍事當中複而應密者，諸將皆口授思忠，思忠面奏受詔，還軍傳致詔辭，雖往復數千言，無少誤。及遼人議和，思忠與烏林答贊謀往來專對其間，號閘剌。閘剌者，漢語雲行人也。自收國元年正月，遼人遣僧家奴來，使者三往反，議不決。使者賽剌至遼，遼人殺之。遼主自將，至駝門，大敗，歸，複遣使議和。太祖使胡突衮往，書曰：「若不從此，胡突衮但使人送至界上，或如賽剌殺之，惟所欲者。」

天輔三年六月，遼大冊使太傅習泥烈以冊璽至上京一舍，先取冊文副錄閱視，文不稱兄，不稱大金，稱東懷國。太祖不受，使宗翰、宗雄、宗幹、希尹商定冊文義指，揚朴潤色，胡十答、阿撒、高慶裔譯契丹字，使贊謀與習泥烈偕行。贊謀至遼，見遼人再撰冊文，複不盡如本國旨意，欲見遼主自陳，閽者止之。贊謀不顧，直入。閽者相與搏擊，折其信牌。遼人懼，遽遣贊謀歸。太祖再遣贊謀如遼。遼人前後十三遣使，和議終不可成。太祖自將，遂克臨潢。

其後伐宋，思忠從宗翰軍，封劉豫為齊帝，思忠為傳宣使，俄授謀克。從宗弼克和尚原。還為同知西京留守事。天眷初，改蒲州防禦使。元帥府在陝西者，其官屬往往豪壓貧民為奴，起遣工匠千人東來，至河上，思忠留止其人以聞，詔皆還之。為行台尚書左丞。是時，贊謨為行台參知政事，思忠黷貨無厭，贊謨鄙之，兩人由是交惡。海陵殺左丞相秉德于行台。贊謨妻，秉德乳母也。思忠因構贊謨。殺之。是歲，思忠入為尚書右丞。俄進平章政事，封郜國公。進拜左丞相兼侍中，封沂國公。

天德三年，致仕。貞元二年十月，海陵率三品以上官幸思忠第，使以家禮見，謂思忠曰：「卿神氣康實，習先朝舊事，舍卿無能知者，當為朕起，共治國政。」對曰：「君之命，臣敢不敬從，但恨老病疏謬，無以塞責耳。」遂命思忠乘馬從入宮，拜太傅，領三省事，封齊國王。尋拜太師兼勸農使。已而罷中書門下省，不置領三省事。置尚書令，位丞相上。思忠為尚書令，特置散從八人，聽隨至宮，省奏賜坐。海陵欲定封爵制度，風思忠建白之。封王者皆降封，異姓或封公或一品、二品階。惟封思忠廣平郡王，賜以玉帶。思忠言百官不當封妻，海陵從之。惟封思忠次室為郡夫人。而思忠亦自謂太祖舊臣，頗自任，雖海陵遂非拒諫，而思忠盡言無所避。

海陵將伐宋，問諸大臣，皆不敢對。思忠曰：「不可。」海陵不悅，謂思忠曰：「汝勿論可否，但雲何時克之。」思忠曰：「以十年為期。」海陵曰：「何久也？期月耳。」思忠曰：「太祖伐遼，猶且數年。今百姓愁怨，師出無名。江、淮間暑熱湫濕，不堪久居，未能以歲月期也。」海陵怒，顧視左右，若欲取兵刃者。思忠無所畏恐，複曰：「老臣曆事四朝，位至公相，苟有補於國家，死亦何憾。」有頃，海陵曰：「自古帝王混一天下，然後可為正統。爾耄夫固不知此，汝子乙迭讀書，可往問之。」思忠曰：「臣昔見太祖取天下，此時豈有文字耶？臣年垂七十，更事多矣，彼乳臭子，安足問哉！」

海陵既不用思忠言，運四方甲仗於中都。思忠曰：「州郡無兵，何以備盜賊？」海陵盡籍丁壯為兵，思忠曰：「山后契丹諸部，恐未可盡起。」皆不聽。其後，州郡盜起，守令不能制。契丹撒八、窩斡果反，期年乃克之。

當是時，海陵伐宋，祁宰諫而死，張浩進言被杖，思忠見疏，孔彥舟畫策先取兩淮，他無及者。正隆六年，思忠薨，年七十三。海陵深悼惜之，親臨奠，賻贈加等，賜金螭頭車，使者監護，給道路費。

大定十二年，詔複烏林答贊謨官爵，贈特進。上謂宰臣曰：「贊謨忠實剛毅，雖古人無以過。與思忠有隙，遂勸海陵殺之。今思忠子孫皆不肖，亦陰報也。」初，思忠已構殺贊謨，遂納其妻曹氏，盡取其家財產。章宗即位，贊謨女五十九乞改葬。詔賜葬地於懷州，並以思忠元取家貲付之。

子 謙

謙，本名乙迭，累官禦史中丞。世宗謂之曰：「省部官受請托，有以室家傳達者。官刑不肅，士風頹弊如此，其糾正之。」初，世宗至中都，多放宮人還家，有稱心等數人在放遣之例，所司失於檢照，不得出宮，心常怏怏。大定二年閏二月癸巳夜，遂於十六位放火，延燒太和、神龍殿。上命近臣跡火之所發。十六位宮人袁六娘等六人告，實稱心等為之。稱心等伏誅，賞賜袁六娘六人，放出宮為良。謙意宮殿被火，將復興工役，勞民傷財，乃上表乞權紓修建。上使張汝弼詔謙曰：「朕思正隆比年徭役，百姓瘡痍未複，邊事未息，豈遽有營繕也。卿可悉之。」

久之，襲父思忠濟州猛安、利涉軍節度副使。烏林答鈔兀追捕逃軍，至猛安中，謙畏其擾，乃醵民財買銀賂鈔兀。事覺，鈔兀抵罪，謙坐奪猛安。遇赦，求敘。上曰：「乙迭無自與贓，使複其所。」

侄 兀帶

耨碗溫敦兀帶，太師思忠侄也。天會間，充女直字學生，學問通達，觀書史，工為詩。選為尚書省令史，除右司都事，轉行台右司郎中，入為左司員外郎。累官同知大興尹，京師盜賊止息，事無留滯。再遷刑部尚書，改定海軍節度使。除兵部尚書，改吏部。正隆伐宋。為武定軍都總管。世宗即位，遣使召之，授咸平尹，為北邊行軍都統。改會甯尹，都統如故。是時初定窩斡，人心未安，兀帶為治寬簡，多備禦，謹斥候，邊郡以寧。改北京留守。以廉察舉「兀帶所在有能名，無私過」，由是入拜參知政事。世宗諭之曰：「凡在卿上者，行事或不當理，咨稟不從，卿以所見奏聞。下位有可用之才，當推薦之。」久之，屬疾，上命左宣徽使敬嗣暉往視，遣醫治療。薨，年四十七。上聞悼惜之，賻銀千兩、重彩四十端、絹四百匹，敕有司致祭。久之，上謂侍臣曰：「故參知政事兀帶、刑部尚書彥忠、滄州節度使兀不喝、侍郎敵斡、郎中骨赧皆為人忠直，後進中少有能及之者。朕樂得忠直之人，有如兀帶輩者乎，卿等為朕舉之。」其見思如此。

昂

昂，本名奔睹，景祖弟孛黑之孫，斜斡之子。幼時侍太祖。太祖令數人兩兩角力。時昂年十五，太祖顧曰：「汝能此乎？」對曰：「有命，敢不勉。」遂連僕六人。太祖喜曰：「汝，吾宗弟也，自今勿遠左右。」居數日，賜金牌，令佩以侍。年十七，太祖伐遼，謂之曰：「汝可擐甲從軍矣。」昂遂佩所賜金牌從軍。太祖平燕，策功，賜甲第一區。天輔六年，宗翰駐北安州，聞遼主延禧在鴛鴦濼，遣耨碗溫敦思忠請于國論勃極

烈杲，願以所部軍追之。杲不能決，乃遣昂與思忠詣宗翰議，其事遂定。天會二年，南京叛，軍帥閻母遣昂、劉彥宗分兵討之。

宗望伐宋，承制以為河南諸路兵馬都統，稱「金牌郎君」。及攻汴州，宗弼與昂以兵三千為前鋒。比暮，昂先以兵千人馳至其北門。時軍中遣使入城，宋人不納。昂諭之以事，遂得入。宗望至汴，令閻母、撻懶等屯于城之東北隅。慮宋主遁去，遣昂等率輕騎環城巡邏。昂所領止八謀克，遇敵萬人，與戰，敗之，其步軍溺死於汴者過半。七年，大軍渡江，敗宋兵于江上。帥府遣昂等以兵追宋主。宋主入會稽，若為堅守計，有兵數千列陣于郭東竹葦間。諸將欲擊之，昂曰：「此詐也。不若急攻城，不然將由他門逸去。」諸將猶豫未決，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，不獲而還。

宗輔定陝西，宗弼經略熙秦，遣昂與撒離喝領兵八千攻取河西郡縣。昂等遂取甯洮、安隴二寨。進至河州，其通判率士民迎降。攻樂州，其都護及河州安撫使郭寧偕降。複進取三寨，至西寧州，都護許居簡以城降，吐蕃酋長之孫趙鈐轄率其所部木波首領五人來降。昂別領軍四千往積石軍，降其軍及所部五寨官吏。追吐蕃鈐轄等十二人至廓州，招之不下，攻取之。

天眷元年，授鎮國上將軍，除東平尹。明年夏，宋將岳飛以兵十萬，號稱百萬，來攻東平。東平有兵五千，倉卒出禦之。時桑柘方茂，昂使多張旗幟于林間，以為疑兵，自以精兵陣於前。飛不敢動，相持數日而退。昂勒兵襲之，至清口，飛眾泛舟逆水而去。時霖雨晝夜不止，昂乃附水屯營。夜將半，忽促眾北行。諸將諫曰：「軍士遠涉泥淖，饑憊未食，恐難遽行。」昂怒不應，鳴鼓督之，下令曰：「鼓聲絕而敢後者斬。」遂棄營去，幾二十里而止。是夜，宋人來劫營，無所得而去。諸將入賀，且問其故。昂曰：「沿流而下者，走也；溯流而上者，誘我必追也。今大雨泥淖，彼舟行安，我陸行勞。士卒饑乏，弓矢敗弱，我軍居其下流，勢不便利，其襲我必矣。」眾皆稱善。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，城中兵才千餘，守將懼，遣人求救。昂曰：「為我語守將，我嘗至下邳，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，可速實之。」守將如其教，填之。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，知有備，遂止。昂舉兵以為聲援，飛乃退。

在東平七年，改益都尹，遷東北路招討使，改崇義軍節度使，遷會寧牧。天德初，改安武軍節度使，遷元帥右都監，轉左監軍，授上京路移裏閔斡魯渾河世襲猛安。海陵曰：「汝有大功，一猛安不足酬也。」益以四謀克。昂受親管謀克，餘三謀克讓其族兄弟。拜樞密副使，轉太子少保，進樞密使、尚書左丞相。昂怒族弟妻，去衣杖其脊，海

陵聞之，杖昂五十。久之，拜太尉，封沈國公。進太保，判大宗正事，封楚國公，累進封莒、衛、齊，兼樞密使，太保如故。

海陵南伐，分諸路軍為三十二總管，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府，遂以昂為左領軍大都督。海陵築台于江上，召昂及右領軍副大都督蒲盧渾謂之曰：「舟楫已具，可以濟矣。」蒲盧渾曰：「舟小不可濟。」海陵怒，詔昂與蒲盧渾明日先濟。昂懼，欲亡去。抵暮，海陵遣人止之曰：「前言一時之怒耳。」既而至揚州，軍變，海陵死。

世宗即位遼陽，昂使人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，遣其子寢殿小底宗浩與其婿牌印祗候回海等奉表賀登寶位。大軍北還，昂恐宋人躡其後，即以罷兵移書于宋。二年，入見世宗，深慰勞之。進封漢國公，拜都元帥，太保如故，置元帥府于山東，經略邊事。未幾，奉遷睿宗皇帝梓宮于山陵，以昂為敕葬使。事畢，還山東。三年，召至京師，以疾薨，年六十四。上為輟朝，親臨奠，賻銀千兩、重彩五十端、絹五百匹。

昂在海陵時，縱飲沉酣，輒數日不醒。海陵聞之，常面戒不令飲。得閒輒飲如故。大定初，還自揚州，妻子為置酒私第，未數行，輒臥不飲。其妻大氏，海陵庶人從母姊也，怪而問之。昂曰：「吾本非嗜酒者，但向時不以酒自晦，則汝弟殺我久矣。今遇遭明時，正當自愛，是以不飲。」聞者稱之。睦于兄弟，尤善施予，其親族有貧困者，必厚給之。至於茵帳、衣衾、器皿、僕馬之屬，常預設於家。即命駕相就，為具，歡樂終日，盡以遺之，即日使富足。人或以子孫計為言，答曰：「人各有命，但使其能自立爾，何至為子孫奴耶？」君子以為達。

贊曰：撒離喝、溫敦思忠、奔睹皆有功舊臣，當天會、皇統之際，戰勝攻取，可謂壯哉。及海陵之世，崎嶇嫌忌，撒離喝既自以言致疑，猶與大抃辨爭軍事，何見幾之不早也。烏林答贊謨廉直自奮，思忠擠之於死，自謂固結海陵，堅若金石，豈意執議不合而遽棄耶。始之不以道，未有能終者也。且思忠之最可罪者，構害贊謨，又納其室而敓其貲，此何異於殺越人於貨者乎！陰報不在其身，在其子孫，亦已晚矣。正隆之末，奔睹位三公，居上將，內不肯與謀，外不肯與戰，逼側趑趄，苟免自全，大臣之道，固若是乎？

高楨

高楨，遼陽渤海人。五世祖牟翰仕遼，官至太師。楨少好學，嘗業進士。斡魯討高

永昌，已下沈州，永昌懼，偽送款以緩師。是時，楨母在沈州，遂來降，告以永昌降款非誠，斡魯乃進攻。既破永昌，遂以楨同知東京留守事，授猛安。天會六年，遷尚書左僕射，判廣甯尹，加太子太傅。在鎮八年，政令清肅，吏畏而人安之。十五年，加太子太師，提點河北西路錢帛事。天眷初，同簽會寧牧。及熙宗幸燕，兼同知留守，封戴國公，改同知燕京留守。魏王道濟出守中京，以楨為同判，俄改行台平章政事，為西京留守，封任國公。

是時，奚、嵁軍民皆南徙，謀克別術者因之嘯聚為盜。海陵患之，即以楨為中京留守，命乘驛之官，責以平賊之期。賊平，封河內郡王。海陵至中京，楨警夜嚴肅。有近侍馮僧家奴李街喜等皆得幸海陵，嘗夜飲斡禁，楨杖之瀕死，由是權貴皆震懾。遷太子太保，行御史大夫，封莒王。策拜司空，進封代王，太子太保、行御史大夫如故。

楨久在台，彈劾無所避，每進對，必以區別流品，進善退惡為言，當路者忌之。薦張忠輔、馬諷為中丞，二人皆險詖深刻，欲令以事中楨。正隆例封冀國公，楨因固辭曰：「臣為眾小所嫉，恐不能免，尚可受封爵耶？」海陵知其忠直，慰而遣之。及疾革，書空獨語曰：「某事未決，某事未奏，死有餘恨。」薨，年六十九。海陵悼惜之，遣使致奠，賻贈加等。

楨性方嚴，家居無聲伎之奉。雖甚暑，未嘗解衣緩帶。對妻孥危坐終日，不一談笑，其簡默如此。

白彥敬

白彥敬，本名遙設，部羅火部族人。初名彥恭，避顯宗諱，改焉。祖屋僕根。父阿斯，仕遼為率府率。彥敬善騎射，起家為吏，補元帥府令史。伐宋，為錢帛司都管勾。立三省，選為尚書省令史，除都元帥府知事。招諭諸部，授以金牌，行數千里，有功，超遷兵部郎中。熙宗罷統軍司改招討司，遣彥敬分僚屬改牌印，諭諸部隸招討司。還為本部侍郎，遷大理卿，出為通州防禦使，改刑部侍郎。怨家告誣開府慎思與西北路部族謀叛，彥敬鞫得其實，海陵嘉之。遷簽書樞密院事，以便宜措置邊防。

正隆六年，調諸路兵伐宋，及調民馬，使彥敬主會甯、蒲與、胡裏改三路事。改吏部尚書，充南征萬戶，遷樞密副使。契丹撒八反，樞密使僕散忽土等以無功坐誅，以彥敬為北面行營都統，與副統紇石烈志寧以便宜往，賜禦服皮襖。行至北京，聞南征諸軍

逃歸者皆奔東京，欲推戴世宗。彥敬與志甯謀，陰結會甯尹完顏蒲速賚、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以圖之。

世宗已即位，使石抹移迭、移剌曷補等九人招彥敬、志寧。彥敬拒之，使移迭跪。移迭不屈，皆殺之。及完顏謀衍將兵攻北京，彥敬使偏將率兵拒於建州之境，而獨吉義先歸世宗，蒲速賚稱疾不至。世宗密遣人乘夜揭榜於北京市，購以官賞。彥敬、志甯恐為人圖己，遂降。以為曷速館節度使。不數月，召為御史大夫。

窩斡慄帝號。諸軍馬瘦弱，遣彥敬往西北路招討司市馬，得六千餘匹。窩斡敗，西走山后。完顏思敬以新馬三千備追襲。彥敬屯于夏國兩界間。窩斡平，召還為兵部尚書，出為鳳翔尹，改太原尹，兼河北東路兵馬總管，尋改河中尹。大定九年，卒於官。

張景仁

張景仁，字壽甫，遼西人。累官翰林待制。貞元二年，與翟永固俱試禮部進士，以「尊祖配天」為賦題，忤海陵旨，語在永固傳。大定二年，僕散忠義伐宋，景仁掌其文辭。宋人議和，朝廷已改奉表為國書，稱臣為侄，但不肯世稱侄國。往復凡七書，然後定，其書皆景仁為之。世宗稱其能，嘗曰：「今之文章，如張景仁與宋人往復書，指事達意，辨而裁，真能文之士也。」五年，罷兵，入為翰林直學士。七年，遷侍講。八年，為詳讀官。宋國書中有「寶鄰」字，景仁奏「鄰」字太涉平易。上問累年國書有「鄰」字否，命一一校勘。六年書中亦有之，上責問六年詳讀官劉仲淵，右丞石琚亦請罪曰：「臣嘗預六年詳讀。」上曰：「此有司之過，安得一一責宰臣邪？」詔有司就諭宋臣王瀹，使歸告其主，後日國書不得複爾。仲淵時為禮部侍郎，降石州刺史，景仁遷翰林學士兼同修國史。

久之，上召景仁讀陳言文字。上問「事款幾何？」景仁率易，少周密，對曰：「二十餘事。」複曰：「其中如某事某事十事可行，餘皆無謂也。」明日，上召景仁責之曰：「卿昨言可行者，朕觀之，中複有不可行者。卿謂無謂者，中亦有可行者。朕未嘗使卿分別可否，卿輒專可否，何也？自今戒之。」十年，兼太常卿，學士、同修國史如故。轉承旨，兼修國史。改河南尹。二十一年，召為御史大夫，仍兼承旨、修國史。

世宗謂景仁曰：「卿博學老儒，求如古之御史大夫，然後行之，期為稱矣。不能如古之人，眾人不獨誚卿，亦謂朕不能知人。卿醉中頗輕脫失言，當以酒為戒。」初，朝

臣言景仁有文藝而頗率易，不可任台察。景仁被詔，就台中治監察罪，輒以便服視決罰。上聞之，責景仁曰：「朕初用卿為大夫，或言卿不可居此官，今果不用故事，率易如此。卿自慎，不然黜罰及矣！」景仁頓首謝。

未幾，詔葬元妃李氏于海王莊。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提控葬事，都水監丞高杲壽治道路不如式，元忠不奏，決之四十。景仁劾奏元忠輒斷六品官，無人臣禮。上曰：「卿劾奏甚當。」使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傳詔戒敕元忠曰：「監丞六品，有罪聞奏，今乃一切趨辦，擅決六品官，法當如是耶？禦史在尊朝廷，汝當自咎，勿複再！」元忠尚豫國公主，怙寵自任，倨慢朝士。景仁劾之，朝廷肅然。是歲，薨。

贊曰：高楨以舊勞為御史大夫，剛明自任，繩治無所避，幾不免於怨憎之荼毒。直己而行，自古難之。白彥敬不受大定之詔而世宗賢之。向使久在此位，其深謀讜論，必有竦動人者。張景仁儒者之勇，廷論元忠，正矣。